



清國使臣筆談

漢學部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文書27

C 6





○清欽差公使何如璋筆談

明治十五年二月十日

何問釋 貴國新設學校以漢學為教者仍有幾處  
仕進之途以漢學入選者是何名目請示知

誠答 敝國王政維新後文物未整制度未定就  
中列學政尤屬創業邦人素盡入漢學士人進  
仕專以漢學入選方今西學取其長以足其國用  
耳道德修身學當推孔聖為第一

何問 貴國聖廟基址極宏宮殿結構亦如中式又  
廟傍房屋極多未識可以租寓否

誠答 聖廟基址政府以一時便宜為書籍縱覽所



不許外人租寓。頃有漸々興聖廟之論。

誠問。貴邦與敵國唇齒相持。真兄弟之國也。近年西洋氣運旺盛。汽船車與電線相通。消息纔有罅隙。則忽開兵端。吞噬不止。今東洋無事。豈無安逸怠傲之戒乎。而大國幸宜以此時益厚交誼。高明以為如何。

何答。尊論是極。刻以亞細亞洲論。惟我國與貴國形勢最近。交亦宜倍親。近貴政府改博西法。以求富強。亦是救時之策。惟服制與曆朔二者。似為過計。頃我國於兵船各制。亦事々講求。惟政治之

大者如禮樂文章之類。則自有聖教可遵。千古不廢者也。質之高明。以為然否。

何問。史館中公事忙否。每月到館幾次。

誠答。史裁未得閑。每月休暇僅々五六日。去年西陲之亂。漸屬治平。今又編纂其始末。一事纔終。忽生一事。史官之職。應是終世不絕筆。

何問。史館編輯。用貴國文。抑全用漢文。自戊辰以來。事務紛紜。近有編成發刻否。

誠答。編集文法。本用漢文。雖然邦人未盡能讀漢字。頃編集旁。并用邦文。戊辰以後。更革紛紜。為敵國未



曾有之多事。昨今編成漸就緒。將刊新著。

何問。貴國史例如何。有分別紀傳各類否。國統一姓相承。自開闢至今。亦是佳話。

誠答。分別紀傳各類如論。敝國帝統一系相承。自神武紀元至今。殆三千年。雖然當時敝國未有一定之邦字。中古入隋唐學漢文。而來六國史日本史等。盡倣貴國編纂体裁。以記時事耳。未足慰大方君子。

何問。頃新定取士之法如何。學者進身何階。可得聞乎。誠答。取士之道未立。王政維新之際。先取其破舊弊立

新制者。大抵列朝班。而敝國本以武建國。素乏文學之才。慚甚愧甚。

○清出使參贊官黃遵憲筆談 四月十七日

誠曰。我邦東海一桃源。不管人世興衰數千年。何料漁人一朝來于此。自是不能獨樂桃花。誠可悵矣。雖然。是地毬上今日之大勢。不得止也。

黃答。貴國獨據名土。一姓相承二千餘年。蓋為萬國所絕無。今日之外交。亦時勢不得不然。然僕輩因此而觀其山川之勝。士大夫之賢。政教之良。不可謂非大幸也。



誠曰、敝國與貴國結交誼、始于今日、而學漢字、蓋隋唐以來、連綿不絕、東海一孤鳴、而得制度文物、增國光、抑貴邦、漢文之德也、今始得拜晤、而後益講求百事、互討論兩國之是非、不以為無補、益于政治、

黃荅、敝國三國志、既稱貴邦文物之盛、風俗之美、隋唐以來、往來較密、深惜當時未及結盟耳、所云制度文章、以增國光、夫則何敢然、至今參用西制、其規模頗有存者、僕輩此來、考證古制、亦一快事、望時、惠教為幸、

黃曰、青山老人、學問劇佳、品亦高雅、僕甚敬之、重之、甚惜其年老而不得志也、

誠答、敝國昔年以漢學入選、就官、維新後、仕進之法未立、青山老未得志、同歎、

黃問、竊謂今日之西學、其富強之術、治國者誠不可參取而採用之、然若論根本、聖賢之言、千秋萬歲、應無廢時也、即如近日尊王之舉、論者謂發於賴子成之、推重楠公、故其子、首建此議、是言不為無因、

誠答、此論明確、千載不廢、我邦敬神尊王、即千古



國教中古孔聖之道自入國來以翼贊皇道而忠孝之大義弥明益彰今日西學唯取其各制以謀富強而已

黃問 聖賢之理人同此心所謂地之相距千有餘年若合符節者貴國人亦然不過得孔孟所論盖明其理耳僕嶺南人文物始盛亦在唐宋後較之貴國雖為同土被聖人之教盖未之能先嘗竊論之歐羅巴富強之法近既及亞細亞孔孟之說將來亦必編及歐羅巴未審君謂然否

誠答 近頃聞歐羅巴人頗學孔孟之道未知果然

宗教之道本以孔聖為第一

黃曰 米利堅最多習之近聞頗盛耶蘇教徧及天下而行之中東兩土輒廢沮者亦緣聖學為第一故也歐羅巴人著書頗議敝國而孔孟不敢置一辭亦可見人同此心同此理也

○清欽差公使何如璋筆談 六月二日

誠曰 敝邦漢學之風習大陷惡弊全不為政治之用或為談論時勢之柄或為玩弄風月之具到道德仁義之理既屬漠然今時所以惡漢學也所恨唯罪漢學而不罪讀漢書者之惡弊一概



論曰漢學不為世用而致衰頹之極吾深慨之頃  
頻建興隆漢學之議

何答 尊論誠然第鄙見不必別立漢學名目如  
四子書中義理是有生人即宜知此義理者故請  
於學校中課之使愚民稍知義理中有所主斯不  
為雜教所惑即漢土文章詩賦之流好者學之不  
好者不必學無關得失也緣有生人無論欲為何  
等事業均須識字欲識字必須讀書讀時授以  
四書稍為解忠孝仁義之旨隨後視其材質所近  
學為技學為工學為各藝因而造就之則有本

有末國家之人才用之不盡矣是讀四書固有益  
於新政而無流弊也若別立漢學名目則恐阻  
之者多轉有所不行矣卓見以為如何

○何黃兩氏筆談

黃問 有板垣退助者亦維新功臣聞已退居其  
為人何如

誠答 明治五六年之際僕與板垣文最親近共謀  
國事其為人忠實且有軍功今日所見與政府少異  
議

黃問 其與政府異議者如何



誠答 板垣謂維新之初

政府授與權利

天子下詔曰萬機決於公論以施政治今日政府所見全國士民識見未達朝廷先立國是以施政治是政府與板垣相反

黃問 然其人忠實則大可兼收而並用也

誠曰 兼收并用何言

黃曰 謂雖偶與政府不合亦必有可補偏救弊者朝廷用人不必專以一格也

黃問 是人近在何處又何所作為

誠答 現在土佐國高知縣結社名曰立志社想

是為擴張民權之說

黃曰 士大夫退居最以理亂不知黜陟不聞為宜自立一社往往多事明季士大夫喜立社其弊至於亂國可鑒也

誠答 僕所見亦有略同者是以憂板垣也

黃曰 若如此則憂板垣者豈第先生一人

誠曰 雖然板垣之立朝鮮武士之常職以廣將庶民之文武解諸藩之兵備以歸兵權于朝廷廢力以定海陸軍之兵制廢藩立縣之事板垣之力居多



黃曰 其所為皆是若今云々近墨人自由之說  
大邦二千餘年一姓相承為君主之國是豈可行  
誠答 君主獨裁即敝國天子之固有尊崇帝  
室乃國民固有之慣習前所說定律之政體決  
不害於皇統一姓自中古王政衰政權歸于將家  
七百餘年之際篡奪無極全國士民之氣風弥  
卑弥屈今日宇內一變敝邦維新之秋也固宜謀  
富強而與萬國對立然僅々有限之武士有守  
國之職而到許多人民則漠然不知憂國家是  
故改革兵制以廢武士廣徵兵賦使全國士民遍

任其責而後始可傳帝系於萬々世也昭々乎吾  
不疑此論與墨人自由之說異

黃曰 是事萬々不可求急效當先多設學校以教  
之後定取士之法以用之則平民之智識漸開而權  
亦漸伸矣

誠答 現時論議紛紛到底學校造士如貴說

黃曰 若以素日不學無術之人遽煽動自由之說  
加之大國武風俠氣漸染日久其不為亂者幾希  
故僕私謂教士取士為今日莫急之務如鐵道等  
事其次焉者也教士之法須使知忠義大節則尊



君愛上風俗歸厚若教之以趨利求利之法而不知大義則作亂者日多矣

何曰 貴國維新之治已逾十年上下之際議論不一情意不通矣宜亟定取士任官之法不妨多分科目以收羅通國之英俊則彼為平民者知進身有階氣憤自平此制與倡民權自由之說者有其利而無其弊次第行之國本始固否則上下不一心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卓見以為然乎

誠曰 取士任官之法願聞其詳

何答 欲取士由教士始教士由學校始學校教士須

立章程其道理則不外孔孟忠君親上仁義道德之說鄙說小子初入學須令其讀四書塾師為之粗解其義稍長則視其材質所近如文章詞賦天文算法凡西洋機器百般之類分科造就其業有成者聚而考校之擇其尤者授之以職事由小而大其奮勉者升之不稱者黜之考而不及格者使之再學定期再試不赴考者亦聽之考須有時每縣約取人數亦須有定額其中節目繁多有宜因地制宜者非一言可盡也

又曰 再刻下人情有紛擾不定者鄙意宜特令各



縣官撰其才異者先授以官亦收拾人心之一法否  
則各有所私徒滋人言非弭亂之道也經久之計  
則須定造士取士任官之法始行之無弊也高見以  
為然乎

又曰頃聞歐美有所謂貧富貴賤一致之教入其  
會者不論何國人皆同志同心此將來該各大亂  
之道也不出三五十年矣

誠曰翰林院章程可得見乎

黃谷有會典在可見也會典有所謂大清會典  
則例者書至浩博足下見之否中土民間亦未易收

藏也

誠曰進士及第之法可得聞乎

黃曰一縣所舉曰秀才一省所舉曰舉人合十八省  
而考取曰進士進士在殿內皇帝親試之其所取第  
一人曰狀元及第第二人曰榜眼第三人曰探花皆  
賜同及第

何曰中土歷代開創之君以武撥亂以文化俗英主  
亦知武功不可廢第非化俗以文無以靖民氣以致  
治安今歐洲諸國以武為治我亞洲之國雖欲  
守堅而能言之可慨



又曰宋太宗時開科取士賜及第者數百人臨朝  
送之曰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矣即以此言觀之  
知入主之言文即其柔民之權術也



E-22

11

11  
11  
11